



論語卷六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

節

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

集解

下章言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也則此謂不從陳蔡得仕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

疏

皆不及門也

鄭曰言弟子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

失其所

集解

書舜典闢四門正義闢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
路引賢人也論語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
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
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
以此廣致衆賢也

文學子游子夏

孔子厄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

九耳而旣以文學名

釋地續

孝哉閔子騫

夫子作春秋賢之書字僅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

稱者稱閔子騫當是直述時人之辭當其父母昆

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同稱之曰孝哉閔子騫

此所謂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若其他則無

是稱矣

湛園未定藁

充倉子順道篇閔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
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

顏淵死

案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二十九乃
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但云蚤耳旁考之則
顏子死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

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公羊去聖近所傳定真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年當四十一許氏偶爾滯迷一經駁正可不致害於經許慎以鯉也死爲假言鄭已駁正王肅僞家語于史文蚤死上妄增三十一三字遂與論語抵牾不可信考異

魯人爲長府

按魯人改作長府因季氏惡昭公也左傳昭廿五年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孟氏叔孫氏共逐公徒

公遜於齊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畜積扞禦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率魯人舉其閔閔俾後之君不復有所憑恃其心寧可問乎閔子能婉言諷之則與聖人強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同上

由之瑟

家語辨樂子路鼓瑟一作琴說苑亦作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爲北

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
亾國之音烏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
路子路懼而自悔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說苑
修文
篇同

季氏富於周公

孔子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

集解

周公天子之宰魯其後也孔子時季氏專執魯政
盡征其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季氏
富於周公也

疏

按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祇合訓厚以與薄

稅斂之薄反對季氏之用富厚於周公之典籍故
云富於周公也魯自宣公稅畝而田賦倍已富厚
於周公矣及此而冉有復為季氏訪問田賦即所
謂為之聚斂也夫子既以正告冉有仍不救季氏
卒用田賦夫子所以欲絕之也此事詳魯語以證
論語為最允

考異

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

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
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
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

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米未芻在米不
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
公之藉矣苟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屢空

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
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
幾每能虛中者惟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

集解 連
上章讀

賜不受命二句

殷仲堪云不受矯君命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

亦庶幾於道者也雖然有貨殖之業悟愉不足所

以不敢望回耳義疏

史記貨殖列傳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

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七十

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

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

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

貢先後之也

不踐迹二句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

之教若說命所謂學於古訓康誥所言紹聞衣德
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千三百之則有一非
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
雖其天資之美亦能暗與道合而足已不學無自
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哉不然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
三代之治矣日知錄
論篤是與節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
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集解

連上章讀

子路問聞斯行諸節

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同

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
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
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許友以
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
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與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潛研
堂答問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邠宰考異是故惡夫佞者

繆協曰子路以子羔爲學藝可仕矣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於時有以佞才惑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不由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舉茲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美之也夫子善其來旨故曰是故惡夫佞者此乃斥時豈譏出乎義疏子路率爾而對

禮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及宜顧望而對而子路不起又不顧望故云率爾對也率爾

無威儀也同上

夫子哂之

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同上

宗廟之事

謂禴祠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也疏

如會同

會同者周禮大宗伯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爲文時見者言無常期

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
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
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
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政
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方分來終歲
則徧是也

同上

小相

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
詔儀容詞令揖讓之節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
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

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云相
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
聘禮曰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玉藻曰
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則
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此云小相者謙
不敢為上擯上介耳

同上

異乎三子者之撰

撰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

音義

浴乎沂

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

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出宋書禮志亦以浴為祓濯周禮歲時祓除賈疏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釋地

沂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論語浴沂指徐州言以魯事蓋出魯縣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於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同上

風乎舞雩詠而歸

音義云歸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論衡作饋云饋祭也歌詠而祭也按舞雩

因有雩壇名地而曾皙之志畧無關於雩祭自康成讀歸為饋附和者以為饋祭公羊傳桓公五年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疏曰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乃魯人正雩此見書於經非正雩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春秋說曰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又天子雩也周禮司儀疏同集解包曰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考異唯求則非邦也與二節

案邢疏謂二節皆夫子自為問答經典釋文非邦

上有焉字於虔反則自爲問答益明

同上

赤也爲之小 二句

不許赤謙也言赤之才德堪爲大相若以赤爲小

誰堪大者乎 義疏

顏淵第十二

克已復禮爲仁

左傳仲尼曰古語有之克已復禮仁也唯顏子可

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臣胥

語亦古有此語唯仲弓可從事於此 馮氏解

司馬牛問君子

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子

解之 集解

膚受之愬

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 同

足兵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

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

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司馬法曰弓矢圍矢矛

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踴躍用兵用

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始以執兵之人

為兵見太史公書五經無此語以執兵之人為兵猶以被甲之士為

甲日知錄

惜乎夫子之說節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句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

及鄭注

文猶質也節

孔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

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集解

盍徹乎

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鄭注

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

天下之中正也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注云民耕

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耕百

畝者徹取什畝以為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

什一也書傳云什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

之法什取其一為什畝內取一舊法既以什畝取

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

復十收其一乃是十而取二故此哀公云二吾猶

不足謂十取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後遂以十二
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
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
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
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言
十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云什一而稅謂之徹
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
內亦什一也孟子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
爲公田漢書食貨志取彼義云井田方一里是爲
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

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諸儒多用彼爲義如
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爲十外稅一也鄭
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異於漢
書不以志爲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曰請野九一
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注周禮匠人引孟子此
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以爲諸侯郊
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什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
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稅二故鄭又云諸侯謂之徹
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爲
什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唯謂

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疏

誠不以富二句

明其愛惡如此誠不為有益亦祇自取異耳集誌

片言

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集解

〔呂刑〕明清於單辭〔正義〕單辭為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曲彼構辭誣人單辭獨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其長矣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也

子路無宿諾

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集解

孔子答曰若必先行正百物之名也為時昏禮亂
言語翻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為政必以正名為先
也義疏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

記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

正其文字之誤

誦詩三百

周禮注云倍文曰諷以禮節之曰誦疏

專對

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與專對義同
釋地又續

衛公子荆

金文淳蛾術篇春秋末魯亦有公子荆見左傳哀

十有二年論語記公子荆特加衛字嫌與魯同故

別之案論語以國系人名者公子荆與公孫朝耳

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

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

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考異

子適衛

案世家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參乘於是醜之
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遂至陳
居陳三歲去陳過蒲遂適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
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云云然不伐蒲
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
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此孔子三至衛
時 時靈公郊迎將有意為治故夫子殷然於庶
富也況暮月三年之語亦在是時故弟子牽連記
之愈可證也考異

冉子退朝

周曰謂罷朝於魯君集解當是季氏冉有從之朝魯
君也義疏

詩緇衣正義舜典闕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已
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
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
前也彼言私朝者謂卿大夫夕治私家之朝耳玉
藻說視朝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
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

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

案闕四門注云卿士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則四門私朝亦行政之地詩正義謂不得適國門私朝者非也魏書高亦傳曰政者君上之所岐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卽鄭注所云君之教令爲政臣教令爲事也則其事非家事矣案魯語合職官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所謂外朝卽在四門者其內朝則在寢門外故魯語又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

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知合家事之朝不在四門矣又云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定知內朝在寢門外也韋昭注國語亦誤樸學齋札記

其事也

四句

馬曰政者有所更改匡正事者所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亦當與聞之

集解

葉公問政

章

魯哀公五年孔子自蔡如葉

考正

葉楚縣名故城距今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卽

此越王無疆曰夏路以左劉氏注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摺地志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以為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諸梁鎮撫焉釋地

江熙曰邊國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悅近

諭之義疏

尚書大傳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於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

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荆之地廣而多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臣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用

莒父

鄭注謂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案春秋定十四年秋經城莒父及霄杜注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

魯之西鄙子夏為宰邑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畧言之耳

釋地

直躬

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音義

蓋楚人皆以躬為直故躬以直名葉公大不然之故語孔子而取折衷焉哀十六年左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葉公曰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觀葉公之論白公勝則於直躬必以為不直不信不孝之人矣

族頌

呂氏春秋仲冬紀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父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

不可以作巫醫

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

鄭注

子曰不占而已矣

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

同上

此記者又引禮記孔子語來證無恒之惡也言無恒人非唯不可為巫醫而已亦不可為卜筮卜筮亦不能占無恒之人故曰不占而已矣禮記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是明南人有兩時兩語故孔子兩稱之而禮記論語亦各有所錄也

義疏

以不教民戰二句

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集解

漢書刑法志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討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之曰君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非其不素習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君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義之謂也

憲問第十四

邦有道穀

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集解

危言危行

孫星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爲長

後錄

羿善射

二句

古者羿有三稟有二帝嚳射師一羿也堯時十日並出射九日而落之一羿也有窮國君一羿也說文有羿云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日射師又有焉云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焉善射許君說古文論語引字作焉是古論作焉于羿下又云

古諸侯一日射師射師卽焉是許君亦未定從作羿者其齊魯論與堯子丹朱一稟也寒泥子一稟也古者稟與敖通亦與澆通書曰無若丹朱敖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管子曰若敖之在堯此皆言堯之子稟則作敖寒泥之子左傳作澆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威之楚辭天問所謂覆舟斟鄩何道威之是也亦作澆孔注此謂稟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攷少康所殺之稟有覆舟無盪舟若云盪舟爲陸地行舟則以罔水行舟傳之爲合南宮之旨未知定何羿

何臯久遠傳疑姑存其解而已後錄

按說文奔部臯嫚也从百从夂亦聲虞書曰若

丹朱臯讀若傲論語臯盪舟則許君亦以罔水行

舟之臯為盪舟之臯又豕部豷下引春秋傳曰生

臯及豷是臯澆敖古字本通樸學齋札記

為命節

左傳襄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

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即投廷勞於棐林如聘禮

而以勞辭注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

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

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

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

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

辭令禪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

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

為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

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

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世叔

古語世字與太通用如太子稱世子衛鄭太叔亦

稱世叔也

考證

行人子羽

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

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行

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也

疏

東里子產

列禦寇稱東里多才其被子產之流風乎

釋地

惠人也

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

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

天子大夫

問子西

馬曰子西鄭大夫

集解

奪伯氏駢邑三百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主管仲為仲父與之書社三

百晏子春秋作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孔

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

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

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駢邑今臨朐縣是管仲所食之邑不止於此此特其一耳釋地禮記王制正義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謂殷禮也若周禮諸侯之大夫有功者亦得世祿故隱八年無駭卒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論語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以無功而奪之若有功則不奪也

坊記正義按鄭注論語駢邑三百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時齊強臣尤多故伯氏唯有三百家之邑

山左金石志父癸彘乾隆辛亥夏有人得之於臨朐柳山寨土中文曰孫伯雞父作父癸彘按柳山寨有古城基即春秋駢邑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伯氏或即伯雞父之後齊之世族猶魯三家稱季氏孟氏也

卞莊子之勇

依字卞作弁正俗字也鄭注秦大夫案鄭注非也卞即弁字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弁即卞左傳季武子所取是其地荀子曰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是魯人國策有館莊子史記作卞卞館古聲同後錄

公叔文子

世本曰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

叔氏案拔左傳作發古字通同

雖曰不要君

表記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

吾不信也同

正而不譎

漢書鄒陽傳引作法而不譎

桓公殺公子糾

按莊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公羊傳曰其稱

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史記齊大公

世家襄公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犇魯

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犇莒鮑叔

傅之小白母衛女也皇侃亦云齊僖公三子長是

襄公適次子糾庶小者小白也按此則子糾兄而

非弟其證正明經問

桓公九合諸侯

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梁穀傳

衣裳之會十有一莊廿七年范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

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

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
會首止七年會寧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鄭不
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 疏

按自公穀以來俱以九爲實數周秦兩漢人多以

九合一匡作偶語者釋文九字無音前人皆如字

讀未有以左傳一據遂欲改文爲糾者 僖廿六年

師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左傳亦嘗見九合事襄十一年晉侯

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蓋晉悼

公復有九合之事先儒亦核實數之則九字無可

疑焉 考異

管子一會諸侯令曰非元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
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
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
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
數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夏秋冬夏
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
曰以爾壤生物供元官諸四輔將以禮上帝七會
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
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尙之於元官聽於三
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

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後錄

大夫饗

家臣一稱大夫檀弓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後錄

漢書人表作大夫選考異

可以為文矣

案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稱經緯天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竝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支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

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下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意深矣後錄其言之不作節

馬曰怍慚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積其實者為之難集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曰不越其職集解

按此與子罕篇牢曰節同例舊合上不謀其政為一章宋本或分為二朱子注此云記者因上章語而類記之則章雖別而義相因不得有重出一字

也考異

子貢方人

方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

音義

微生畝

古今人表作尾生晦晦古畝字尾微古字通公冶長篇微生高國策作尾生高鄭曉以畝高為一人

畝名高字也

札記

以德報怨

老子云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按論語二十篇無及老聃一事惟或人舉此語為問而夫子非之可破

學老者之浮說矣

考異

公伯寮

史記弟子傳公伯僚

字異

字子周魯人愬子路於季

孫者

作者七人矣

包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

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集解連上章讀

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鄭元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蓀長沮桀溺

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

者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疏

石門

或云石門齊地隱三年齊鄭會處即此非也案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

論語石門注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 釋地

子擊磬於衛

案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衛蓋是時靈公老怠於政

不用孔子故荷蕢有莫已知之語 考正

有荷蕢

古今人表作荷蕢說文與古文蕢論語有荷與說

文繫傳通論篇曰孔子擊石於衛擁環子聞之曰

有心哉擊磬乎擁環當即荷蕢 考異

既而曰

既而猶既畢也荷蕢既云有心而察之察之既畢

又云鄙哉言磬聲甚鄙也 義疏

深則厲

由膝以上曰厲 鄭注

毛詩音義韓詩曰至心曰厲說文作砮云履石渡

水也

脩已以安人

孔曰人謂朋友九族集解

原壤夷俟

馬曰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

同

疏曰原壤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案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臀不著地又謂之跽跪危而坐安若坐而

舒兩足則如箕矣曲禮曰坐無箕

鄉黨考

闕黨童子將命

闕黨即闕里荀子曰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弟子

罔不仕是也古今人表作厥黨

後錄

家語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於孔定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云闕黨

童其即斯人也與

或問

儀禮既夕記朔月童子執帚卻左手奉之從徹者而入注童子不專禮事疏案論語童子將命注引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皆不專以禮事

論語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
在陳絕糧

孔子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集解

問陳蔡以兵圍朱子疑以陳蔡方服於楚豈有昭王欲用之而陳敢出此者故定以為哀公二年去衛之時仁山則以為蔡已兩屬於吳陳亦非竟臣楚者或有之
答朱子是而仁山非也當時楚正與陳睦而蔡則已全屬吳遷於州來與陳遠是所謂

如蔡者非新遷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蔡已非國安得有大夫乎且陳事楚蔡事吳則仇國矣安得二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故楚大興師以救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卽如所云陳蔡大夫圍之使子貢如楚以兵迎始得免是時楚昭在陳子貢何必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終不得一見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聞子西之沮又竟棄孔子而去則皆情理之必無者

古史謂孔子曾見楚

昭亦無據

且楚昭旋卒於陳則孔子又嘗入楚乎故朱

子之疑之是也惟是朱子以爲在哀公二年則於游夏之年皆不合故其事似當在六年孔安國謂陳人被兵絕糧則於情爲近乃知陳蔡大夫兵圍之說蓋史記之妄也然安國被兵絕糧之說則是而以爲自宋適陳卽遭此厄則先於哀公二年是又誤矣蓋哀元年吳亦伐陳故安國因之而誤也總之當厄應在六年史記之時可信絕糧則以陳之被兵孔注之事可信也若謂絕糧是一次以兵圍又一次尤屬謬語不足辨

經史問答

知德者鮮矣

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

也集解

無為而治者節

蔡謨曰謨聞於先君曰堯不得無為者所承非聖也禹不無為者所授非聖也今三聖相係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為乎夫道同而治異者時也自古以來承至治之世接二聖之間惟舜而已故特

稱之焉義疏

子張問行章

更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孔子曰言

忠信云云同論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包曰言思念忠信立則常見參然在目前集解

參猶森也森森然滿亘於已前也義疏

參所金反音義

紳

以帶束腰餘其餘以為飾謂之紳玉藻說帶云天
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
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

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制也疏史魚

哀九年晉有史趙史墨史龜史皆官名襄廿九年

衛有史狗史鮒並史朝之子非官名

釋地續

則可卷而懷之

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集解

顏淵問為邦

顏淵魯人當時魯家政亂故問治魯國之法也

義疏

子曰行夏之時

孔子之答舉魯舊法以為答也行夏之時謂用夏家時節以行事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夏時得天之正也魯家行事亦用夏時故云行夏之時也

同

周雖改正亦兼用夏時如詩七月流火六月北伐禮夏頒秋刷春蒐秋獮是也又周書解周月以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亦是夏時周禮稱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歲終十三月為正歲夏日歲

以十三月為正歲十二月為歲終先王遵夏時之
明愷與乾鑿度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比物此志

與後錄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

吾得夏時焉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

正

乘殷之路

亦魯禮殷路木路也周禮天子有五路一曰玉路

二曰金三曰象四曰革五曰木五路並多文飾用

玉路以郊祭

春官巾車玉路以祀

殷家唯有三路一曰木路

二曰先路三曰次路木路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

魯以周公之故雖得郊天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

木路以郊也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旂

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注云設日

月畫於旂上也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

按如記注則魯郊用殷木路也

義疏

服周之冕

亦魯郊也周禮有六冕一曰大裘冕

案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鄭注大裘羔裘也此疏作大裘未知所出

二曰衮冕三曰鷩冕

四曰毳冕五曰絺冕六曰元冕

周禮鄭注六服同冕首飾尊也

周王郊天以大袞當作而冕雖魯郊不得用大袞

作袞但用袞以郊也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

天鄭注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此魯禮也周禮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袞袞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魯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按此記注卽是魯郊用

袞也然魯廟亦袞或問曰魯既用周次冕以郊何

不用周金路以郊邪答曰周郊乘玉路以示文用

大袞以示質但車不對神故示文服以接天故用

質也同

樂則韶舞

謂魯所用樂也韶舞舜樂也周用六代樂一曰雲

門黃帝樂也二曰咸池堯樂也三曰大韶舜樂也

四曰大夏禹樂也五曰大濩湯樂也六曰大武周

樂也若餘諸侯唯用時王之樂魯既得用天子之

事故賜四代禮樂自虞而下故云樂韶舞所以明

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

也而用四代並從有虞氏爲始也又春秋襄二十

九年傳吳公子札聘魯請觀周樂乃爲之舞自周

以上至見舞韶箛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疇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杜注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箎而季子知其終也同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固是而陳氏禮書曰學者之事始乎詩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所以爲樂之成也余謂吳公子札觀樂以歌始以舞終卽舞亦以文武始以韶箎終釋地三

放鄭聲二句

亦魯禮法也每言禮法亦因爲後人教也鄭聲淫也魯禮無淫樂故言放之也佞人惡人也壞亂邦家故斥遠之也義疏

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孔子爲魯司寇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

知柳下惠之賢

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

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謚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
十字禽是二十字疏

不曰如之何絕句如之何者節

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如之何者
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集解

陸賈新語慎微篇孔子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
不通道德私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未如之
何也已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史記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見於後世哉云孔子作春

秋時語考異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

乾初九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曰知

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同

如有所舉者二句

包曰所舉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集解

我乃無毀譽者民人百姓有相稱譽者我亦不虛
信而美之其必以事試之也義疏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節

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集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言史之闕文吾猶及見之後錄吾嘗終日不食節

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學也

動之不以禮

李充曰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厲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

制和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疏

辭達而已矣

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為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即專對之辭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

之義矣潛研堂答問

季氏第十六

顓臾

孔子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集解顓臾始封為附庸之君以自附於魯猶不為魯臣故曰當時臣屬魯也疏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箋

漢地理志蒙陰縣注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

臾國在蒙山下釋地

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為東郊故謂之東蒙義門讀書記

詩魯頌閟宮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箋云策命伯禽

使為君於東加錫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

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不得專臣

也正義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

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

專臣故亦言賜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

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

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

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

賜耳非賜之使得專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

以其土田猶少未極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

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

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爲侯爵以周公之勲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之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

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附庸謂之社稷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爲附庸則周附庸不滿百里而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

周任有言曰

馬曰周任古之良史集解周大夫也與史侯臧文仲

並古人立言之賢者也疏

周任按論語所引外一見於隱六年傳云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一見於昭五年傳云為政者不賞私勞不伐私怨一見於家語云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是能立言者又或云商太史則疑般庚所引遲任有言人無于水鑑當于民鑑恐或是一人耳羣經補義

虎兕出於柙二句

欒肇曰陽虎家臣而內畔是虎兕出於檻也伐顓

臾於邦內是毀龜玉於櫝中也義疏

固而近於費

兗州府志故顓臾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濟邱

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為東郊故謂之東蒙義門讀書記

故遠人不服

徐文長駿集注遠人謂顓臾曰在邦域中社稷臣

曰近於費曰邦內則非遠人明甚又曰不取為子

孫憂則非今有不服事當以淮夷徐戎當之奈亦

不謂然淮夷徐戎並興乃伯禽時非哀公也考哀
公元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
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卽謂邾或
曰魯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卽遠
人矣釋地

而在蕭牆之內也
蕭牆謂屏也蕭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
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孔子聖人有先見之明見
季氏家臣擅命必知將爲季氏之禍因冉有言顓
臾後世也爲子孫憂故言吾恐季孫之憂不遠在

顓臾而近在蕭牆之內也後季氏家臣陽貨果四

季桓子疏

則庶人不議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
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有謂
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
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因學紀聞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孔注四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孔氏不數桓子則
非其數文子則是祿去公室始於宣公專政者東

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逐子家者行父也
觀傳所載虧姑成婦等事文子亦專橫矣故專政
當是文子始集注謂武子始專政歷悼平桓子爲
四世考之未詳耳按昭五年左傳宋樂祁曰魯政
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
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
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
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
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婣如齊涖盟
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

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

爲四世

羣經補義

見善如不及二章

朱子集答江考功曰此章文勢斷續或有關文或
非一章皆不可考論語集說以此合後章爲一其
說曰見善如不及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
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也求
之於今則齊景公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
仁者也行義以達其道行吾得爲之義以達夫當
然之道於天下後世者也求之於今則未見其人

也求之於古則夷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用善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幸公室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嬖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故雖擁千乘之富而無一德之稱夷齊兄弟遜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卽夫人心之安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於今稱之卽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按如蔡氏說不惟上章文勢不見斷續下章無子曰字亦不必疑而誠不以富

二句亦無煩移就矣

考異

邦君之妻

節

孔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

正言其禮也

集解

夫子作春秋夫婦之倫極重故其名稱必謹此章必夫子嘗言及之故門人記焉后夫人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君必尊之敬之重其耦也然陽大而陰小夫行而婦從后夫人必謙卑自抑而不敢夷於君然後兩盡其道矣春秋書法迎則稱后如逆王后于紀先尊王之命也歸則稱女如紀季姜歸于

京師次存后之謙也其在侯邦則逆書女而歸稱夫人以稍變天子之書法然觀此章所記則先成其尊次通其謙其義與天子同也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本國自稱則曰君夫人猶稱其君曰君也稱於異邦則曰寡小君猶稱其君曰寡君也君尊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耦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夷君以順夫人意也春秋書法其生也曰公曰夫人蓋在本國自稱之辭其葬也曰我君我小君則以古者葬禮同盟畢至故加葬於我之上者人來葬

我也人來葬我則用對異邦所稱之辭矣曲禮錯說故知後儒雜記非孔門舊書也

記

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夫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按鄭注云自稱於諸侯謂饗畢來朝時也據坊記自陽侯竊繆侯夫人而大饗廢夫人之禮矣其禮既廢其文未盡刪於經傳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姜之饗齊侯者聖人既貶之春秋又與門弟子議及於此此論語所以記之而與禮記不符合與

考異

論語卷九
陽貨第十七
唯上知與下愚
上知謂生而知之下愚謂困而不學
問字
堂集

論語卷九

陽貨第十七

唯上知與下愚

上知謂生而知之下愚謂困而不學

問字
堂集

公山弗擾以費畔

章

左傳定公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須句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人犇齊史記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按左傳史記各與論語事不同左傳陽貨之

畔在定公八年時公山不狃雖未著明迹而與季
寤等共因陽貨則季氏亦已料其畔矣因於次年
使人召孔子圖之孔子未果往而不狃盤踞於費
季氏無如之何也十二年孔子爲魯司寇建墮費
策不狃將失所倚恃遂顯與叔孫輒襲魯犯公孔
子親命申須句樂頎伐之公室以之平季氏之召
終亦以之應矣如此說之則左史兩家所載得以
相通而於事理亦可信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舊
解惟子路語謂是公山氏召實大誤也揆子路語
意當介介於季氏之平素劣跡而云何必因公山

氏之之以從畔伐畔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所
書經屢寫句內偶脫一字乃致與左史若矛盾耳

考異

吾其爲東周乎

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之後謂王城爲西

周成周爲東周

鄭注

何晏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黜周

王魯之說合

九經古義

佛胙名

史記世家佛胙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

牟佛胥畔使人召孔子按佛胥之畔畔趙簡子也
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胥為范中行家邑宰
因簡子致伐距之於晉為畔於范中行猶為義也
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
大夫自為諸侯之禍起其為不善較佛胥孰大小
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
却難以前知之幾為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恒
理答之

考異

我豈匏瓜也哉

節

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

鄭注

一邇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為
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大而不可食邪

義疏

鄉原

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
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
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集解

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游

方之外行不應規矩不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

宏德也

義疏

孺悲欲見孔子

節

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爲其將命者不已故歌
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集解

孺悲魯人也使人召孔子欲與相見孔子不欲應
孺悲之召故辭之有疾不堪往將命者孺悲所使
人也孺悲使人去我出戶而孔子取瑟以歌欲使
使人聞之也所以然者若辭唯有疾而不往恐孺
悲聞疾差又名已不止故取瑟而歌使使者聞之
知孔子非實疾以還白孺悲令孺悲知故不來非
實疾也

義疏

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於將命者曰某

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
之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賈

公彥說

潛研堂
答問

鑽燧改火

改火之典昉於上古行於三代迄於漢廢於魏晉
以後復於隋而仍廢其制則四時異木其名則見
周書鄒子其器則燧其用則有常其官則漢以上
皆有其義則或信或不信曷言之尸子曰燧人上
觀星辰察五木以爲火故曰昉於上古也唐虞尙
矣周鑒二代周禮有司燿行火之政令故曰行於

三代也秦棄古制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中興省
之然續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曰迄於漢隋王
勃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雒陽火
渡江者世世事之非見細於魏晉後乎隋文從勃
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踵行者蓋視爲具文而已
故曰復於隋而仍廢者也其制若何所謂春取榆
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
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也周書鄒子亾矣司燿注
鄭司農引鄒子以說焉論語鑽燧改火馬南郡引
周書月令焉引異語符則可信時則訓其燧松燧

等傳聞異詞耳不得據以相難故曰見周書及鄒
子其器與用若何夫遂取明火於日木燧則以鑽
火木與木相摩則然五行之正內則子事父母右
佩決捍管造大觸木燧蓋不可一日缺者非有常
小其官若何顓頊有子曰犁爲高辛氏祝融昭顯
天下之光明生柔嘉材堯時有火正闕伯居商邱
舜使益掌火夏小正有主夫出火相土因商邱商
人主火祀大火而以火紀時焉周則屬夏官下士
二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別火主改火事屬典客
非漢以上皆有乎至其義則皇侃諸儒以爲配五

方之色賈公彥致疑於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又或
不得其說則曰此據時所宜用而已依違膚淺俱
不足信也惟先師牛農先生據管子幼官篇及春
秋說賈誼書以槐檀爲東方木榆柳爲南方木其
說曰春取榆柳取之南方也夏取棗杏取之西方
也秋取柞櫨取之北方也冬取槐檀取之東方則
與淮南王書所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
七十二日云云者合古人取火皆於分至先師灼
然見三代本制故獨可信也抑聞之天官心爲大
火味爲鶉火豈並懸象於上出火內火以之爲節

而炊爨膏飪則別著改火之令古先聖王法天地
揆陰陽順四時理百姓不一定也是故民無天札
物無害生革故取新去沴而蒙福不其神乎後世
不知其重而忽之吁三代以上之政其廢於後何
可勝道蓋有大於是者學者亦講明其義以待上
之人用之而已余友林君好古有文求其說而不
得故爲之解以遺之

改火
解

博奕

博說文作籒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古者烏曹作博
見世圍棊謂之奕說文奕从火言竦兩手而執之

棊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棊圍棊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疏

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郢目生於小地文選注惡微以為知者

孔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集解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節

孔安國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鄭

元以為微箕俱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蓋以微在圻外故言入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啟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書傳不見箕子名唯司馬莊子注云箕子名胥餘不知所本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王皆以為紂之諸父服杜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

以意言之尙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是也

疏

齊人歸女樂

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

驕榮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按此事在定公時韓非作哀公誤也其云諫而不聽乃去則是當歸女樂時孔子必嘗極諫觀齊人之不敢直陳魯庭桓子之不敢公行魯國

世家陳女樂文馬於魯城

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

可以意會其故史記不兼取韓

非語蓋失之

考異

楚狂接輿

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

疏

莊子人間世篇孔子適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孔子下

下堂出門也

鄭注

長沮桀溺耦而耕

水經注言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乃子路問津處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是合二章為一考

異

周禮地官里宰職以歲時合耦於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注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又曰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疏云受耦相佐助之次第者或家一夫二夫共耦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或先後相佐助為之也

卷十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廣尺深尺謂之畝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畝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釋曰耜謂耒頭金金廣五寸耒面謂之庇庇亦當廣五寸云二耜為耦者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此兩人耕為耦共一尺一尺深者謂之畎畎上高土謂代伐代發也以發土於上故名伐也此二人雖並發一尺之地未必並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其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

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畎自得一尺不假要並也十

耨而不輟

說文木部耨摩田器從木憂聲論語曰耨而不輟臣錯曰謂布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

覆種也說文繫傳

鳥獸不可與同羣

孔子曰隱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自當與此天

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集解

植其杖而芸

植杖而芸似謂植杖於他處然今人芸田必以足
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猶云拄杖也

羣經補義

子路曰不仕無義節

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

鄭注

虞仲夷逸

據史記吳太伯卒弟仲雍立是為吳仲而虞仲者
仲雍之曾孫吳周章弟也殷時諸侯有虞國武王
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地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
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侶
也卽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居吳不

當言虞古虞吳字通竊疑一書所稱虞仲竝吳仲

之誤

日知錄

漢書地理志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與邾梁之地

長子大伯次日仲雍少日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

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

嗣位至昌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大

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注師古曰

虞仲卽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隱居

而不言故其身清潔所廢中於權道

考證曰夷逸連上文以四

字為句

虞仲權以通變故為夷逸行與夷齊侔也

詳解

尸子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輓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為犧

朱張

朱鄭作侏音陟留反

音義

朱當作譚書云譚張為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

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

也

詳解

王弼曰子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

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已同也

義疏

大師摯適齊章

漢書禮樂志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

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注師古曰論語大師摯適

齊云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

諸侯者追繫其地非謂當時已有此國名而說論

語者乃以為魯哀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未允

也

大師兼堂上堂下三樂者亞飯三飯四飯以樂侑

食奏於堂上鼓鼗以倡笙管奏於堂下貳大師者

少師與堂上堂下之歌笙相應者鐘磬立言之序

不苟如此

割記

亞飯干適楚

三句

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

集解

周禮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不奏也夏殷

則日奏也故王制及玉藻皆云然也

義疏

〔白虎通〕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太平富積

之饒也則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

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

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

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王者平居中央制御

四方平旦食少易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舖食

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

楚云云諸侯三飯卿大夫四飯尊卑之差也弟子

職曰暮食復禮士也庶人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

桑戮力勞役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

案論語歷記亞飯至四飯則諸侯亦有初飯特不

侑食故無其官案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

奏鐘鼓則天子日四食而侑日食之樂惟三知平

旦食亦無樂也

樸學齋札記

擊磬襄

水無樂也

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時學鼓琴師襄子世家一則

曰師襄子再則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自別一

人且論語之襄乃魯伶官自有職守豈能至衛而

孔子從之學乎注本家語云襄即孔子所從學琴

者誤爾

釋地

君子不施其親

子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集解

正叔曰施與也不私與其親暱也

程子外書

周有八士

按八士周文武時人出南宮氏晉語文王之即位

也詢於八虞賈唐注云八虞即周八士皆為虞官

逸周書和寤武寤二篇序武王將赴牧野之文一

云厲翼於尹氏八士一云尹氏八士咸作有績至

克殷篇則命尹逸作策告神命南宮忽振財發粟

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明八士即南宮氏兄弟

而隨武王伐紂者也漢書人表列伯達以下於周

初似允當鄭謂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為宣王時不

知其別何依據

考異

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慙也蘇林曰慙同也兼也晉灼曰慙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家君曰蘇解得之九經古義孟莊子之孝也

東坡謂聞孟獻子之孝不聞莊子也遂以莊字爲獻之誤夫聖人以爲孝則固孝矣而必欲求他證以爲信不亦過乎辨或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

史記弟子傳作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

曰文武之道云云考

賢者識其大者

熹平石經識作志案周禮保章氏志星辰日月之變動注云志古文識是志識同也惠棟曰左傳以志吾過且日志之歲聘以志業皆古文故說皆作志案說文無志字古志皆作識康成之說有自來矣後錄

夫子之牆數仞

王宮牆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案仞有三說包咸注此云七尺曰仞趙岐注孟子云

八尺曰仞應劭注漢書云五尺六寸曰仞三說以趙爲當周官之法度廣曰尋度長曰仞尋八尺則仞亦八尺矣說文解字仞伸臂一尋八尺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是仞與尋同包應二氏俱失之

同上

叔孫武叔毀仲尼

按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某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據此則叔孫固以仲尼爲聖矣列子書多假說之言不當以

爲實就其稱聖人爲廢心用形卽謂之毀聖可爾

考異

堯曰第二十

天之歷數在爾躬

謂有圖籙之名鄭注

允執其中三句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

集解

若內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

不極盡也

義疏

曰予小子履節

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

辭若此

集解

按世本湯名天乙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

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改名履故二名也

疏

此是湯既伐桀之後大旱請禱之詞非伐桀告諸

侯之詞也孔安國曰墨子引湯誓其辭如此案今

所傳古文尚書載此在湯誥若孔既訓古文尚書

則不應舍而旁證墨子矣墨子曰湯曰惟予小子

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年大旱即當朕身

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

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又呂氏春秋曰昔者湯克夏而取天下天下旱五

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

萬夫萬夫有罪罪余一人與墨子合又尸子韓嬰

詩傳皆云湯之救旱禱於山川則古文書之謬不

辨可知矣

後錄

用元牡者謂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

用用皇天大帝之牲

鄭注

此曰上脫去湯字鄭氏以曰字通上節讀故以用

元牡爲舜命禹事詩闕宮正義論語皇皇后帝論
語說舜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周語王子晉言
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
在帝心證之皆以此節爲舜禹事相承於鄭氏耳
考異

帝臣不蔽二句

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帝心

故集

周有大賚二句

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

是也

集注

詩周頌序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

人也正義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

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八古文尙書

曰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宗廟列爵惟五

分土惟三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皆武王大封

之事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伐紂於

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大平之

時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

篇之意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

集解

審法度

諸經除禹謨晚出公羊傳漢書著竹帛外法度字僅二見一見般庚一見論語二處不可同解論語權有五謂銖兩鈞斤石也量有五龠合升斗斛也度有五分寸尺丈引也三者居治天下之大端也昔舜四歲一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兩日夜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禮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

同數器大傳立權度量商君傳平斗桶權衡丈尺始皇紀秦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蓋未有舉權量而遺失度者輕重長短多少三者並急特以度一字未定成句故配以法字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是也中庸言天子之制度下卽驗之以轍迹廣狹長短如一此真所謂度也武王有天下之始不宜審此爲要哉

釋地

漢書律歷志夫度者別於分寸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注師古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

與滅國二句

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

五經異義

韓詩外傳古者天子謂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

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

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繼使子孫賢者守

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

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所重民食喪祭

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

哀重祭所以致敬

集解

寬則得衆節

孔曰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無小大

書無逸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注鄭曰小大謂萬人

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傳曰小大之

政人無有是怨者案曰鄭云云者詩無小無大論

語無小大皆指臣民是也傳非也尚書後案二十

論語發微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子曰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鄭君說左丘明魯之太史老老
 聃周之太史彭彭祖孔子修春秋於魯史則左丘明
 嘗綜述齊桓晉文之事為紀載其人恥巧言令色足
 恭則明仁義者也不匿怨而友其人則恥詐偽者也
 是上明之史之文固孔子之所深與也老聃周史也
 彭祖商史也將作春秋以通三統故取於二代之史
 以其義斷一王之法孟子述孔子云其文則史其義

論語發微

長洲宋翔鳳記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子曰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鄭君說左丘明魯之太史老老
 聃周之太史彭彭祖孔子修春秋於魯史則左丘明
 嘗綜述齊桓晉文之事為紀載其人恥巧言令色足
 恭則明仁義者也不匿怨而友其人則恥詐偽者也
 是上明之史之文固孔子之所深與也老聃周史也
 彭祖商史也將作春秋以通三統故取於二代之史
 以其義斷一王之法孟子述孔子云其文則史其義

則丘竊取之矣左丘明老彭其人是也或曰儒者之說春秋與左氏多不合而孔子稱左丘明將說春秋者非邪余應之曰左丘明者孔子所謂其文則史也春秋者孔子致太平受命之經也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左氏自記當時之事孔子自明春秋之義是以三科九旨不必盡有其事也春王獲麟不必盡有其文也且左氏至劉歆始校定其事爲戰國附會者十之三其文爲劉歆改竄者十之二西漢儒者謂左氏爲不傳春秋則刊訛闢謬正定之功有不可以已也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孔子教人爲學之法也古者十五而入大學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論語云三十而立曲禮云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立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與人倫之變未有不自居室始也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四十而不惑孟子之所謂不動心也以不動心之道求天又久而天命可知焉故曰五十而知天命德有大小則命有尊卑大夫命於諸侯諸侯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胥此命也孔子自知其德將受天命而托之以學易故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自

四十至於五十數年之中讀至命之書以至於知命之年素王之治太平之基始諸此矣世家言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按此言豐鎬之起適發於五十之年弟子記之當有所授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自五十至於六十自六十至於七十閱三十年而作春秋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至定公十四年獲麟適七十歲

故春秋以昭公入所見世見治太平蓋孔子四十之後也自春秋之作雖更百王不變其道故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非春秋其孰能當之而後世猶欲以左氏之事求春秋何其爲春秋者之小也泰伯一篇明帝王有天下之法也論帝王者莫不以舜禹禪讓武王征伐爲二道不知周之天下亦出於讓也蓋讓天下者自堯舜至泰伯而三矣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又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不言文王言周者自泰伯讓天下以成至德人皆稱文王之事殷而莫稱泰伯之讓周故言周以見至德之

甚遠也而孔子所以無閒於禹者以有天下而不與也舜有天下而不與而後可以予賢禹有天下而不與而後可以予子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此其有天下而不與也孔子所以無閒於禹也春秋之義出乎此故托始於隱隱讓國之君故不書即位有不與有天下之心焉公羊說春王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之受命本泰伯之讓而春秋之受命亦本於隱公之讓春秋王魯而托始於隱故以王加正月而當文王也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此春秋之王所以爲文王也太史公本春秋撰著史記世家始泰伯列傳始伯夷二人皆以讓著具在論語矣

顏淵問爲邦一章明春秋之義也首曰行夏之時春夏秋冬謂之四時春秋先言春後言王正月正月者不修春秋也曰春曰王孔子之脩春秋也公羊以春爲歲之始董生春秋云繁露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何休述春秋說云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汲郡古文周月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

季以名十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氣雨水春分
穀雨夏三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氣處暑秋分
霜降冬三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
之閒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
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則凡言春夏秋冬皆
主夏數不隨三正而易也春秋托新王將以夏正變
周正故冠之以春董生有言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
王之所爲也土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
之端云爾此行夏之時之義也然則左傳孟子之言
春秋蓋以孔子之所名加之於魯史者也故論語言

易詩書禮樂與史而未嘗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乃
名之矣若不以春秋之春秋爲夏時是以周正建子
爲春當寒而藏不得言暖以生也秋暑以養不得言
清以殺也周正建子斗指北方不得爲春四時類是
且春者蠢也夏者假也秋者摯也冬者終也使以建
子爲春則春不蠢動秋不收斂四時之名按之皆失
然則左傳有以春秋用周正者則以順經之文而合
之也是行夏之時者明三統也正朔二而改故過殷
而用夏也桀殷之輅著文質也文質再而復故變周
而用殷也然則何以服周之冕也孔子言吾學周禮

冕者禮服也必服冕而後可以行禮此孔子之從周也孔子托新王之義於春秋而示從周之法於周禮此挹損之深也然則何以樂則韶舞也此董生之所謂四法也舉虞夏殷周而四時之法具春秋之義全故序書亦斷自唐虞而五典之文不必備也至於放鄭聲遠佞人者春秋誅亂臣賊子以致太平所以自棄於王政者益鮮鄭重之聲非聲之至淫而巧調之人亦非人之至惡然而不去則太平之事猶有所缺也臯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之謂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孔子之

微言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之中庸也由是受命有天下者皆有中庸之德故禮中庸記云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云湯執中立賢無方鴻範云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云皇大極中也凡此皆所以言中庸也庸者用也能用中者斯謂中庸蓋學問不出於中則邪僻隱怪而不可用以爲教政法不出於中則阻偏滯礙而不可用以爲治是中庸之爲德乃自古聖王相傳之大法而莫之可改此其所以爲至也文武既遠斯理絕續五德

之運將歸素王故孔子歎爲民鮮久矣而已當應其
時也故堯曰一篇敘堯舜禹湯成周而繼之以子張
問政於孔子言尊五美屏四惡皆本執中之義而用
之復繼之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命者天命知天命
之所與而受之見素王之成功遂發之於此則孔子
受命之事顯然可知矣繼之言知禮堯舜禹湯文王
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則文質三統
制度之禮自受命而一變此春秋之制所以不合於
周禮也終之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可以見論語一
書皆聖人微言之所存子貢以夫子之文章與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爲二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
予欲無言凡所謂言者皆微言也故論語終之以知
言謂微言之所存不可不知也子思明聖祖之意爲
中庸一篇而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於易成既
濟春秋受命致太平之道昭揭無遺日而月之此發
揮微言以著大義也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
喪而大義乖千百世後從而明之是固好學深思者
之所任也

